



海上“女神”引发晒老照片热潮

泛黄旧照锁住家族深深的回忆



本报记者 程绩
见习记者 范鹏

本周,老相册里的海上“女神”李伟华吸引了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一股晒家族老照片的热潮。

找出压箱底的老相册,静静坐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翻开细看:外婆祖母、父亲母亲年轻时的模样,跃然眼前,如此生动,不禁感叹,“原来家里的老人年轻时,是这般美丽”,又会感慨,“这些泛黄的照片承载的不仅是关于爱的家族记忆,更是好家风的延续”。

老底子的照片,特别是黑白老照片为什么如此动人?在全民随手自拍的数码时代,晒这些暗房里洗出来的旧照片,传递的又是怎么样的情怀?

重温爱的回忆

大家晒得最多的,是长辈的结婚照,每一张都是爱的回忆。

王女士上传了爷爷奶奶上世纪30年代的结婚照,照片中的女子穿着老式的及地婚纱,还捧着花束。“当时我爷爷20岁,在外国银行工作,奶奶18岁,是大户人家的独生女。上个世纪30年代拍婚纱照,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虽然经过岁月洗礼,但看着这张照片依然能够体会到他们之间浓浓的爱意,这是我家族成长记忆的源头,意义非凡。”

这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照片,男士们一般都着西装打领带,女士们一般都是一袭合身素雅的旗袍,尊严体面、温馨祥和。时光仿佛回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年代。

而网上晒出来的父母结婚照,一般都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周先生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着装千篇一律,南京路、淮海路上是一片“蓝海洋”,但拍结婚照已不时兴太古板的了,“我父母拍的是那种6寸的单张片,布纹相纸,价格不菲,这就要求摄影师有很高的成功率。父母告诉我,为了拍好这张合影,摄影师提前与他们沟通了好久,选择怎样的角度、怎样的用光才能表现最佳神态。”后来,这张照片又被放大,挂在周先生家18平方米的小屋里,成为他幼时最深刻的回忆。

徐女士的母亲1935年在当时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主修钢琴,师从当时旅居上海的俄罗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她和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是同学,泛黄的旧照片(见图1)中,两位当时的女大学生衣着无袖旗袍、发型考究,神情淡雅,瞬间引来无数人的点赞:“又一位当年的女神”。徐女士介绍,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开本大小不一,封面装饰素洁,按照童年、少年、青年排列。“这张照片是我母亲大学时在暑假里拍摄的,我后来特意托人寻找她母校的旧址,应该是在杨浦区民京路918号,现在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回归相馆合影

“阿姨,头往左边偏一点”、“小朋友,看这边看这边!”巨鹿路225

弄的人民照相馆,57岁的首席摄影师黄沫华正在为一户上海人家拍全家福,祖孙三代8个人,因为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带一周岁的的外孙回上海,家里的老人就提议拍一张全家福,“过去每年都到人民照相馆拍全家福,每次翻看,都觉得很甜蜜,记录了家庭不同时间段的状态。”

“过年拍全家福,对很多上海人家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全家福不只是一张照片,更是享受和家人在一起、认认真真完成一件温馨的事,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本身便是对幸福团圆的最好诠释。”在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人民照相馆,黄沫华拍了30年的全家福,“人民照相馆的招牌特色是深色背景的低调照,拍出来的全家福照片有一种独特的庄重和温馨。”

“这几年,春节来拍全家福的人又多起来了。”黄沫华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来拍全家福的超过30户家庭。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归照相馆拍全家福,“大家意识到,家族合影不是点一下手机屏幕就能拍好的,还是要由专业摄影师来拍。因为大家在节日里需要这样一场‘仪式’。”

不仅越来越多人回归照相馆拍照,这两年,修复老照片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沪上摄影师陈玮告诉记者,修复老照片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先要分灰度扫描,接着把照片上的灰尘、杂色、杂点去除掉,修补老照片上泛黄的痕迹、水印、裂纹,再把照片的整体感觉调整到合理状态,再统一整体色调。按照照片本身残损的程度,修复所需的时间也不同,损毁严重的也可能需要五六天。”

抢救家族记忆

“曾经的笑容和灿烂阳光,历经岁月成为深厚的情感,积淀、留在心底,难以忘怀。”李伟华相册的收藏者、画家张寅朝这样形容老照片保留个体、家族甚至更大集体生命轨迹的过程。然而,留住家族记忆并不只有收藏老照片一种方法。

家住徐汇的傅先生年逾七旬,16年前,家中老人大半离世,作为长房长孙,他开始着手编修家谱。他介绍,据现有资料,这一支傅姓人可追溯到150年前,上溯四代人,



网友这周末晒出的老照片

新民图表 制图 叶聆

专家点评

老照片背后的上海城市记忆

一位普通上海女子的相册火了。黑白旧照里,纯美优雅的女子从老上海款款走来,她勾起所有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也让所有上海人得以观照自己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昨日与当下。

生活再苦,上海人也在追求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包亚明

李伟华等的老照片,反映出了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态度、方式和精神状态,那就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条件如何艰苦,上海人都不失对家庭和社会的关切,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精致生活的不懈追求,这是上海人最为鲜明的特色,也是这座城市最让人迷恋的精神风貌。

而李伟华作为普通的上海女子,其旧照和故事被大量转发可以看作是上海及其居民自我认知上的开拓。城市精英的传奇固然吸引人,但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

状态更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反而能引起更大共鸣。

上海,说到底是属于无数在这个城市中生活过和生活着的普通人的,他们的人生经验,喜怒哀乐,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也许普通和微小,但却是这个城市宝贵的精神财产。相比于物理性的城市景观和物质性因素,这份馈赠更加难得和珍贵。这些记录普通上海人的老照片也具有学术价值,由这些记录可更直观地认识城市的发展,更深入地感受生活的变迁,更真切地体味个人生命经验的演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汇聚更多人的影像记录,将具备更高的学术价值。

老照片证明上海摄影文化
《上海摄影史》主编、上海大学教授
王天平

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的

经济文化浸润下,当时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商业、时尚消费,几乎完全不输同时代的发达国家。于此背景下,上海作为国外摄影器材最早流入之地,成为了中国摄影发祥地之一,这些都在李伟华照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老照片也是老上海拍照时相关技术、科技成果的反映。

对当下审丑现象的反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谢静

李伟华热反映了对人性美的追寻和渴望,反过来可以看作对当下审丑现象的一种驳斥。许多被称为“女神”、“男神”的形象事实上都是包装出来的。而从这一系列老照片所阐述的故事中,我们能够发现主人公是一个能在大起大落的时代变革背景中保持优雅的女性,散发一种内在的人性光辉,这是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动的原因。

自绍兴出发,到杭州繁衍,又有几家迁来上海,再往后则向全国、境外发展。“如果没有家谱,后人就不知道,我们这条根是从哪里来的,而有了家谱,我们还会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傅先生发现,早期傅家人“与现在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很像”,“我看到了先辈从农民到工人,再到商人、书香门第,”他表示,修订家谱的意义也在于此,要让后代铭记前人奋发图强的精神。

搜集整理族谱资料的过程并不轻松。傅家原先的族谱资料在“文革”中损毁殆尽,老人离世、物是人非也都是障碍。“比如我们祖辈以前所在的绍兴‘跨湖桥’,现在

去查,发现有东、西两个,到底哪个才是呢?还有,一些旧址全拆光了,当地知道的人或者过世、或者迁徙。”傅先生苦笑。

无独有偶,临安的龚女士家里也在修订家谱。她介绍,自己家向来重视家谱,《龚氏宗谱》原先就有10册,涵盖20余代龚家人的信息,余姚及临安龚氏均有保存。余姚龚氏所存宗谱在“文革”中尽数烧毁,为修家谱,2013年上半年,余姚的族人特地来临安借老宗谱,并组织起“一个班子”增补最近五六代族人的信息。“他们之所以知道我们家有完整的老家谱,也是因为20多年前,我爸爸和大伯背着爷爷传下来的家谱,一个木箱子去寻根,一

路问到了余姚老家。”

祖籍绍兴、现居上海的宋女士,则用一种更为特别的方式纪念往昔:她所属的绍兴鲍氏,曾于1947年,建起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家庭图书馆,近70年后,宋女士及家人们自筹经费,终于在政府所拨新址上复建起“联合图书馆”。“我们家还有自办杂志,每年出一到两期。”宋女士拿出一本16开面,近40页的书册,是第31期《万卷楼通讯》,由上海鲍家人责编。宋女士介绍,杂志名取自原绍兴鲍氏观前巷老屋藏书楼之名,文章则全由族人投稿,既有各地族人新消息,也有旅游随感、悼念、忆旧文章,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